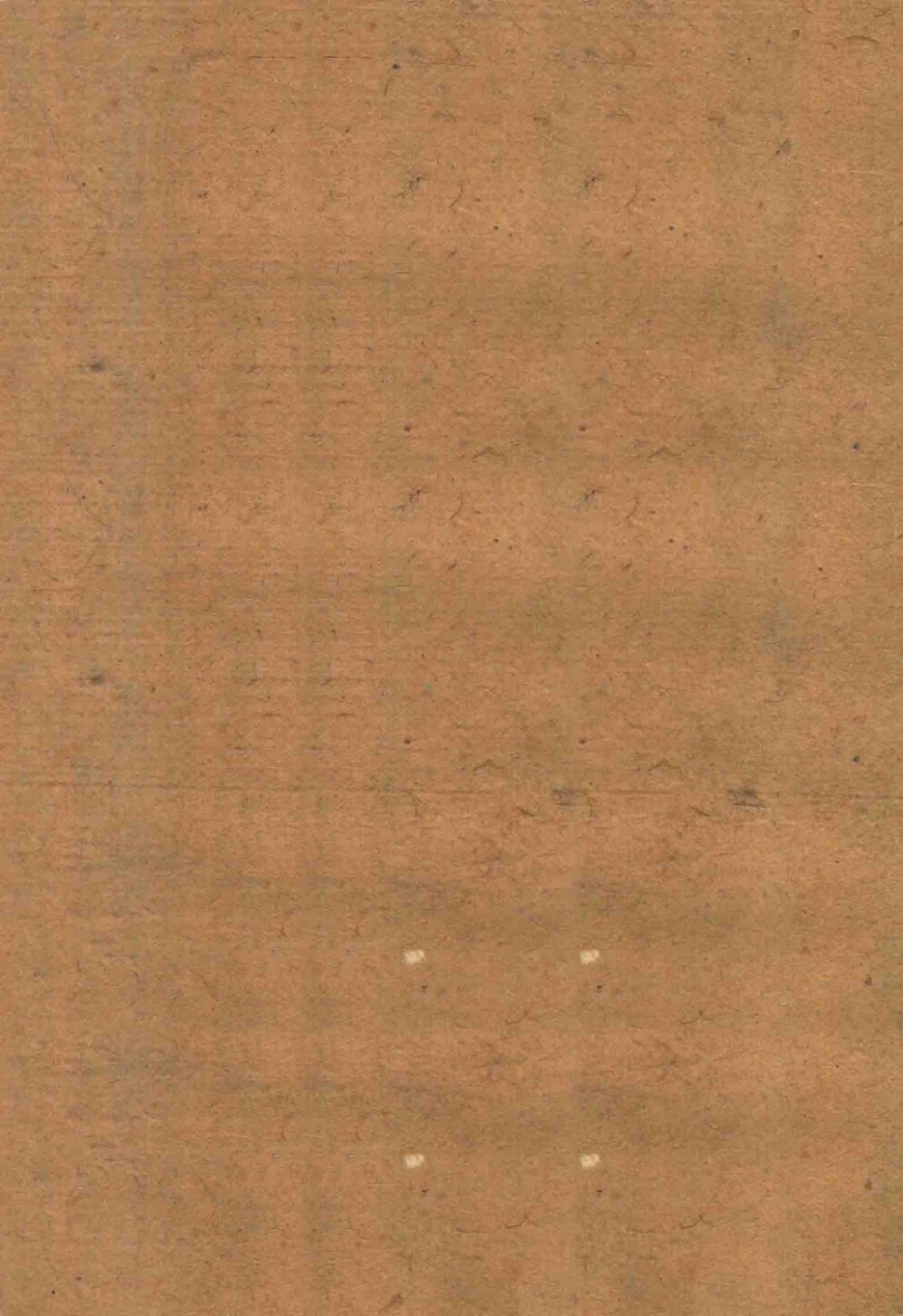




近思錄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治國平天下之道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親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

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朱子曰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

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蒙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

志異。堯所以釐降二女子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朱子曰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內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

而授之天下也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

動而已矣。

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通書。朱子曰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萬

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明道先生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

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

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之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
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
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

文集下同○朱子曰宣帝雖王霸元不識王霸只是

以寬慈喚做王嚴酷喚做霸自古論王霸至明道先生此割無餘蘊矣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

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

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

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

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

眾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問程先生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何也朱子曰也不得不

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

○此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

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

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

葉氏曰積誠實

之意以待物推愛己之心以及人發政施仁公平正大群心自然豫附

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已

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與

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

朱子曰田獵之禮置網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不追獲者比來則取之永按樹旌以表其門御者驅而過之數擊則不得入此未田之前習過君表之御法也逐獸別設驅逆之車非以驅車入門爲驅獸記錄有小差讀者得其大意可也

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

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

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

己也於鄉黨親戚於眾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古之時公卿

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

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

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誌於尊榮農工商賈日誌於富

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之矣。履象傳○葉氏曰履象曰君子

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為士者日誌於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為民者日誌於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

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

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

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包含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葉氏曰。有包含之量。則剛果不至於躁迫。有剛果之用。則包含不至於萎靡。二者相資而治泰之道可成也。○永按神宗用王安石更新法。而宋室以否有馮河之果。而無包荒之量。故也。○觀盟而不薦。有孚

顯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顯然瞻仰之矣。朱子曰。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盟是未用事之初。言常持

得這誠敬如盟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則才畢便過了。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

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

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噬嗑傳。○朱子曰。噬嗑也。蓋合也。物有間者。蓄而合之也。○葉

氏曰。天地有間。則氣不通。而生化莫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恩義日睽。

○大畜之六五曰。豮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

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豮去其勢。

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獷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

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

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

知所以止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

不竊矣。華氏曰。制強暴者。察其機要。治其本原。而人自服。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御人之謂也。○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

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大平易。當廣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

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

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

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

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

義也。朱子曰。禍亂既平。正合修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多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有攸往

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

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華氏曰。張東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其勢復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夫有物必

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事庶物莫不各有其所得。其

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艮象傳○朱子曰伊川於艮其止止其所也最解得分明艮其背恐當只如此說

○克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

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千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

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

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

朱子曰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

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

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

既濟傳○葉氏曰常人苟安於既濟

乃衰亂之所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

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

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

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

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閼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

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

經說

下同○葉氏曰書不及時者如隱七年夏城中邱之類書時者如桓十六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之類泮宮諸侯之學閼宮毛詩以為先妣姜嫄之廟泮宮所以教育賢才

闕宮所以尊事祖先也
二者皆為國之先務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

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

二端而已○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下同○葉氏曰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為主法固在其中
後世惟恃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先王之法矣○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

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

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

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朱子曰所謂文章者便是
文飾那謹權量讀法平

價之類耳○問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曰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得其所以喪

○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以喪

邦矣○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

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仲弓之問未見其為私意然其心淺狹欠缺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事微有過差

才有安頓不著處便是惡○問所謂公私者豈非仲弓必欲人才皆由己舉聖人則使人各得而舉之否曰仲弓只是

見不到才見不到便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喪邦與邦說得其險多疑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耳○程子此章之說

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學者所宜詳玩○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是格君心之

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

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永按此謂事有積弊不可不變革者須變乃有益倘輕於
政作或變之不得其道則不唯無益而已有煩擾之害矣○唐有天下

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

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

亂葉氏曰太宗以智力劫持天下其於君臣父子之義有虧閭閻之間又有慙德三綱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

於外閭閻豈獨於內而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

舉葉氏曰大綱謂綱常唐之治目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

民者導之故讓而爭自息外書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

周官之法度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孟子曰須是自閭閻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

論治皆欠此一意孟子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君仁莫不

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

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

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

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

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朱子曰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橫渠先生曰道

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

正蒙楊氏曰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法立而

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葉氏曰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也○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

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耶將以其所

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永按所得即所學之道所不為謂非其平日所學者也葉氏謂不以政術非吾所事非是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

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

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

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

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

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葉氏曰帝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政術即平日之學問非有二心也

近思錄卷之八終

近思錄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制度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朱子曰綱上

大綱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朱子曰八音以

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故樂聲淡而不傷和不而流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

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朱子曰淡者禮之發和者樂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

耳優柔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朱子曰欲心平故平

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

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

不可禁者矣

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

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

治者遠哉

通書朱子曰復古樂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此句綱領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

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永按以上求賢講學其

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

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

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

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永按以上言教學之法。小大體用具備。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

教天下之學。永按此言教成使為學官推教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

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

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永按此言選士之法。朱子曰。學校選舉之法。必欲乘時政制以漸

盡革其末流之弊。○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師傳

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三曰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

者流離饑殍而莫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益無。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始於比閭族黨。州鄉

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促。轉死日多。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始於比閭族黨。州鄉

犯廉恥。五曰貢士。庠序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六曰兵役。古者府史

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贍。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七曰民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

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八曰四民。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九

曰山澤

本註修虞衡之職。○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十曰分數本註

冠婚喪祭車服用等差。○古者冠婚喪祭車服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

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求厭其欲。比爭亂之道也。○以上十條並節錄本文。其言

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

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

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倘謂今人之情。皆

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

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永按神宗亦欲變法復古。有真儒不用。而用剛愎拂戾之人。則生民之不幸也。○伊川先生上疏曰。三

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

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

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

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葉氏曰。非禮之事。不接於耳目。嗜好之私。不溺乎心術。則德義

不設。保傳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

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本注遺書云。某嘗進說欲

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重陶德性。○伊川先生者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

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放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葉氏曰。尊賢謂道德可矜式者。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法也。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

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

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按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掄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

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

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

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朱子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

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良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為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能望其能教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嘗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繆。而復於先王之意。願皆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君子。有能深攷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考為陞黜。使學者屑屑然計較得失。於毫厘間。而近世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驚於華靡。無復探索根源。效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

其弊而當時咸謂其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問後世人材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賓興之讀。伊川省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出。豈能遽變而至道。曰。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為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為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孰則自然不變矣。○

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

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癯殘廢

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

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

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萃王假有

廟。傳曰。羣生至眾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

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眾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

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

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傳易○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

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遣次戍者。每秋與

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經說○葉氏曰。此論承徽遣戍役也。止秋畏暑耐寒。又秋氣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戍以防之。○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永按分數明者。

上海校經山房印行

管轄有法區畫分明能以簡馭煩也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

人依時及節得飯吃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

葉氏曰法謂區畫分數之法

嘗謂軍中夜驚亞夫

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明管轄有法之難

○管攝天下人

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本注一年有一年工夫

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之

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

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祧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一身凡事四宗與大

宗為五宗也○永按後世不行封建則所謂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者唯有官職陰襲者可行若士庶之家傳世既久恐

有室碍難行者矣今世間有推大宗子主祭者然無法以維之其宗子或貧困絕嗣或流寓四方或身為敗類不足為

族人宗則難以持久唯立祠堂明譜系使人知尊祖敬宗而收族則宗法雖不行庶乎猶有統紀不至於渙散而風俗

可厚也朱子嘗言大宗立不得亦當立小宗云○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

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

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

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

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冠婚喪祭禮

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

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

本注庶人立影堂○朱子曰古者命士得立家廟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疏